

《尋找一九二〇》

· 郭秋煌 ·

看見臺灣的歷史

戰後出生於四〇到七〇年代的我們，讀歷史，從三皇五帝念起，卻完全不懂臺灣的歷史；念地理，熟背黃河、長江的發源地和流經省分，卻不知道臺灣的主要和河山，基於對臺灣這塊土地的關懷，知名導演李崗繼叫好又叫座的《想飛》之後，再次以飛行爲發想，與許明淳導演合作，推出了《尋找一九二〇》。

談起《尋找一九二〇》這部片的源起，監製李崗講了兩點，第一，是他個人對飛行的嚮往與對飛行員這個題材的情感，第二，是被《阿罩霧風雲》中的一個情節所吸引。



有溫度的文宣海報。

李崗認爲飛行代表的是人們對於自由與浪漫的夢想與渴望，當初拍《想飛》就是想拍一部屬於我們自己飛行員的故事，從媒體上得知李政亮中校與視障妻子楊雅惠的故事後，深深動容，便以此爲雛型開始籌劃拍片。當時的李崗已經超過十年沒有執導作品，爲了圓夢，也因為找不到適合的導演，再次拿起導演筒，把心中「世界上最帥的男人，就是戰鬥機飛行員，因爲他們從事的是最自由、速度、冒險、純真、浪漫、激情、熱血、榮譽與犧牲的工作」的形象推向大螢幕。

拍攝《想飛》的同時，李崗導演也正整合電影界與學界，耗時八年，斥資千萬，以霧峰林家的角度講述臺灣歷史，監製《阿罩霧風雲》，其中一幕講到臺灣一位本土飛行員，在日據時代，駕駛日本總督府幫他募資的飛機，到日本本島上空去投傳單，要求日本政府讓臺灣設立議會，這個情節在崇慕飛行的李崗心中留下了深刻



懷抱著對臺灣這塊土地的熱切深情與使命感，導演李崗希望能藉由新內容的出土與好作品的產出，帶給社會正面向上提升的力量。

的印象，也是因爲這樣的機緣，讓李崗以導演身分，在民國一〇三年推出愛情勵志電影《想飛》後，今（民國一〇八）年又以監製身分，推出紀錄片《尋找一九二〇》。

李崗導演對於臺灣這塊土地有非常濃厚的情感與使命感，拍片過程中，他發現自己的知識量不足，因而開始大量閱讀，隨著對臺灣歷史的探究越來越廣、越來越深，李崗開始思索，自己能爲臺灣做些什麼？看到臺灣媒體現況，李崗決定以成立基金會的方式，以拍紀錄片的方式，爲臺灣的文化創意產業注入新生命。「文化創意產業要做出創意，首先要有深刻的文化內容出土，要有充足的內容才能

開始講創意、講推銷；而對於臺灣這塊土地而言，有什麼樣的題材是沒被挖掘發現的？我覺得臺灣的歷史應該被好好的審視與重視。「現已逾花甲之年的李崗感於自己對臺灣這塊土地的認識竟那麼淺薄，遂舉起傳遞知識的火炬，希望透過影想文化藝術基金會的成立，透過紀錄片的拍攝，透過文化沙龍的舉辦，用真誠的態度讓更多人看到臺灣的過去。」

李崗相信眼淚是沒有顏色的，不管今天在臺灣這片土地上的你我分屬於哪一個政黨、哪一個團體，只要我們對腳下這片土地所埋葬的血淚過去夠清楚，我們就能因為瞭解，所以理解；就能因為感動於自由民主的可貴，而更加團結珍惜這片美麗的寶島。李崗採取的行動是用他所在行的影視產業著手，製播影片不以得獎、賣座為考量，而是以如何促進社會對話為著眼，輔以辦沙龍、辦講座，鼓勵觀眾帶著開放的視野角度去欣賞電影，去吸收知識。

由於《阿罩霧風雲》的合作經驗，監製李崗再度偕同導演許明淳，以臺灣本土第一位飛行員謝文達（註釋）的故事為主題，製作《尋找一九二〇》。許明淳感慨地表示，「一百年前的臺灣是個什麼樣子，其實，沒有



《尋找一九二〇》分上、下兩集，分別從臺灣與韓國觀點出發，從謝文達（右）與安昌男（左）這兩地第一位飛行員的生命歷程切入，記錄那個時代的風起雲湧。

多少人知道？」然而，一百年前，不就是你我的祖輩、父輩所生存的年代嗎？我們竟然會對我們祖父母、父母的生活背景、時代經驗如此陌生，甚至全然不知，這樣的代溝不應該存在的，畢竟這是生養我們的血親至愛的生命歷程。

許明淳認為《尋找一九二〇》雖然是以謝文達的故事為主軸，但電影所描繪的，卻是在戰爭中長大的那一代，屬於我們祖輩、父輩那一代人的共同回憶。凡經歷過戰爭的人，很少能夠從腦海裡剷除戰爭、死亡所帶來的陰影，當然戰爭與動亂的陰影並不是所有臺灣人的共同經驗；然而，日據時代，被屠殺在路上逃稅的難民，如被強徵的村民，這樣鮮活的歷史，如

何能被後代子孫的我們，輕輕放過而不加思索與反省？戰亂烽火中，一幅幅兵荒馬亂、暗無天日的亂世圖，多少人已因時間久遠而淡忘了。在時過境遷、平靜安好、無戰事的現在，李崗與許明淳希望藉由謝文達這個傳奇人物的故事，帶我們共同回到一百年前的臺灣，希望透過影像來說說，在日本和中國統治下兩種生活經驗交替變遷中的臺灣人民所承受的巨大壓力與衝擊，同時，也透過影像創作，來讓戰後出生的我們，更了解自己受日本教育的父母親一輩，他們的生命歷程與所處時代的困境景況，這也是為什麼這部片定名為《尋找一九二〇》，而非《尋找謝文達》的原因。



導演許明淳（左）因拍攝《尋找一九二〇》與謝文達之子謝東漢老先生（右）交流頻繁，談起那個屬於自己父祖之輩的年代有許多深刻的見解。

《尋找一九二〇》乙片中，很多片段是透過謝文達之子謝東漢與孫女謝安莉行腳尋找父親、祖父的視角進行，高齡九十歲的謝東漢老先生，談起自己的父親謝文達言語激動，滿懷驕傲，他分享了一九二〇年代，蔣渭水與謝文達第一次的會面談話，「我爸爸當時才十九歲，問蔣渭水：『我要我加入臺灣文化協會，請問協會的核心價值是什麼？』蔣渭水很訝異，從來沒有人問過他這個問題，更何況眼前的這個小夥子才十九歲。蔣渭水當時回答：『臺灣人不做次等國民，我要換回臺灣魂。』爲了喚回臺灣魂、爲了找回臺灣人的尊嚴，爲了結束當人奴才的次等公民地位，我爸爸毅然加入臺灣文化協會，飛到日本上空去投傳單，爭取臺灣成立議會。我爸爸真的很偉大。」

謝文達是臺中中學校（臺中一中前身）畢業生，是日本刻意栽培的樣



謝東漢談起父親謝文達的過往滿是驕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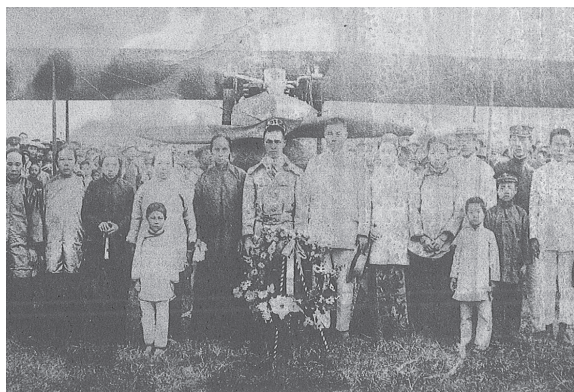
板人物，像謝文達這樣的優秀青年，本可以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過著非常優渥的物質生活與享有極度崇高的社會地位；但他除卻個人私利，選擇與蔣渭水之流在同一陣線，爲臺灣成立議會而發聲，重重賞了臺灣總督府一個大巴掌，這種出於種族自覺與人性尊嚴的情操令人動容。

謝文達的選擇之所以偉大，我們必須回到那個日本統治下的臺灣社會來看，日治時期大致可分爲四個階段，割讓日本、始政時期、同化時期與皇民化時期。一九二〇年的臺灣淪日已經二十多年，日軍侵臺初期的風起雲湧，前仆後繼的武力抗爭逐漸歸於平靜，日人的統治也達到了「豬化」（日本視臺灣人爲支那豬）和制度化的地步。當時臺灣人受到極不公平的對待，以關押爲例，同個事由日本人關六天，臺灣人可以關到一個月之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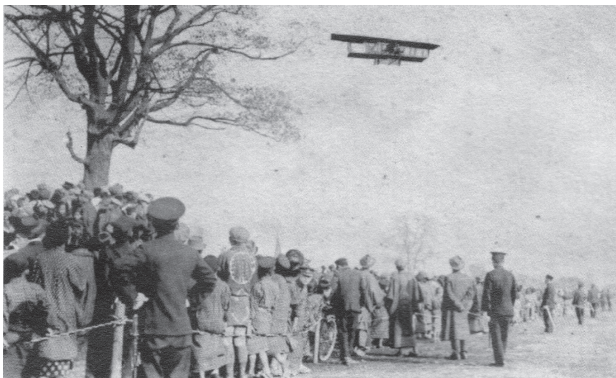


美國飛行家Art Smith的表演讓謝文達嚮往飛行，自此踏上飛行之路。

倘若沒有具體事證，日本總督府警察可以調查爲由，關臺灣人關二十九天，放出去二十公尺後，把人抓回來，再關二十九天，再把人放走，抓回來關第三次，關到上限八十七天。日治時期下的臺灣人是次等公民，有志之士怎忍心看自己的同胞受到如此的對待，但從過去的慘痛經驗，我們的祖父輩們領悟到以血肉之軀撲向日本現代化的大砲和機槍，是不利和不智的，因此，隨著民權思想和民族自覺的引入激盪，他們決定放下武器，改以和平的手段來與日本領導階級抗爭；然而，日本總督府怎麼可能放任臺灣人爭取議會，設立文化協會和農民組



民國九年十月十七日謝文達在臺中練兵場進行的「鄉土訪問飛行」，是臺灣人在原鄉的首次飛行紀錄，轟動全島。



嚮往飛行是人類長久以來的夢，這個夢因科技的變革進步而實現；照片爲一九二〇年代，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人民叢聚戶外，仰望天空，爭睹伊藤惠美型機載人翱翔天際的歷史畫面。

合等組織，而不聞不問。在日本總督府嚴密的掌控下，參加民權組織的下場，通常就是死。

把參加「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風險寫得最生動的就是賴和，賴和畢業於臺北醫學校（臺大醫學院前身）第十三期，比蔣渭水早一期畢業，他是日據時代臺灣新文學的導師，他畢生以漢文寫作，藉此表現漢民族的傲骨。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臺灣文化協會成立時，發起者蔣渭水推薦賴和當理事，他曾寫這樣一封信給蔣渭水：「古人云有死天下之心，才

能成天下之事，足下所創事業是爲吾臺三百餘萬蒼生利益打算，僕亦臺一份子，豈敢自外，但在此時尚非可死之日，願豈把理事取消。」後來經過不少人的遊說，賴和才超越死亡的恐懼，投入臺灣民衆啓蒙運動，成爲一個熱心的社會文化運動家。對照賴和的躊躇猶疑，謝文達能以十九歲之齡毅然加入臺灣民族主義發揚運動，挺身批判日治時期政治、經濟、社會的不公不義，實在令人敬佩。

關懷我們生長的鄉土與家國永遠不嫌晚，就讓我們跟隨《尋找一九二〇》，瞭解我們父祖之輩在他們所經歷的時代情境下，所作出的反響，以及他們的憧憬、苦悶、智慧與侷限，更進一步從他們的處遇境況中，檢視我們身上的歷史烙印，從而冷靜地面對我們的時代。

最後，節錄賴和的〈南國哀歌〉作結：

所有的戰事已都死去，
只殘存些婦女小兒，
這天大的奇變，
誰敢說是起於一時？

人們最珍重的莫如生命，
未嘗有人敢自看輕，
這一舉會使種族滅亡，

在他們當然早就看明，
但終於覺悟地走向滅亡，
這原因就不容妄測。
誰敢說他們野蠻無知？
看見鮮血的紅，
便忘卻一切歡悅狂喜，
但是這一番（切）呀！
明明和往日出草有異。

……
兄弟們來！來！
來和他們一拚！
憑我們有這一身，
憑我們有這雙腕，
休怕他毒氣、機關槍！
休怕他飛機、爆裂彈！
來！和他們一拚！
兄弟們！憑這一身！憑這雙腕！
……

兄弟們來！來！
捨此一身和他一拚！
我們處在這樣環境，
只是偷生有什麼路用，
眼前的幸福雖享不到，
也須爲著子孫鬥爭。

註釋：謝文達的生平可參考《中華民國的空軍》第九二九期〈飛行在鄉土藍天白雲間——臺灣第一位本土飛行員謝文達〉乙文。